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

二十八至
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璘

校對官中書

臣

李斯咏

謄錄監生

臣

檀宗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二十八

歸安吳景旭撰

戎集上之上

漢魏六朝

承韋

容齋四筆曰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承韋總齊羣
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諧實絕我邦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觀孟之自叙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左傳范宣子之言曰句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

吳旦生曰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

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承韋之後累尋遷魯縣承韋
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承韋氏此句
所謂在商爲承韋氏也周成王滅唐遷封杜伯爲宣
王所滅杜洩奔魯因以爲氏此句所謂在周爲唐杜
氏而預所謂周成王滅之也則非王赧所絕明矣
蔡墨云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
宗豈其苗裔歟

江漢

蘓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楊升菴曰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蘓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

吳旦生曰蔡寬夫言注者直指爲使絕域時作故人多疑之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余據五臣注江漢流

浮雲翔皆喻客遊不止李善注江漢流不息浮雲去
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此注甚妙
按蘓李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素洽到此各方遂
托風人比興之旨故用俯仰二字隨所及而託意原
非實境語何煩訾議之紛紛爲即寬夫亦未核也

諱盈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盈字正惠帝諱漢法
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其三筆又曰高祖諱邦荀

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益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改作滿數故容齋亦因盈字致疑而東坡遂謂蘓李詩齊梁間文士擬作余按漢高祖諱邦而韋孟詩總齊羣邦文帝諱恒而仲長統詩恒星艷珠景帝諱啟而傅毅詩啟我童昧蓋臨文不諱其義如是而又何疑於

犯惠諱也

野客叢書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觀勉夫之引枚生如此因思常侍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并去者日以踈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其說不誣何必因上東宛洛辭兼東都謂雜有張衡蔡邕作也

衣帶

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吳旦生曰樂府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王弼州謂已字雅趨字峭按焦氏易林云憂思約帶即此意而以四字盡之又云簪短帶長蓋簪短即詩經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已緩也以四字盡兩意意尤妙

阿閣

古詩阿閣三重階

吳旦生曰周書云明堂咸有四阿注四阿若今四注屋故五臣之注阿閣亦謂閣有四阿也劉坦之補注

云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杙承板所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謂之阿閣

孟冬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五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吳旦生曰銑注謂既云孟冬又云秋蟬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余按漢至孝武始改秦朔用夏正此詩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高祖

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是漢猶襲秦制也則漢之孟冬夏之七月耳李善注爲是

脈脈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脈脈當作盼相視貌謂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此真膚解觀海錄碎事引陸韓卿詩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音陌不見貌余以二語正從古詩脫出蓋河漢幾許而相隔不相見無從

告語也脉脉兩字含情無限又觀劉夢得視刀環歌
云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百種
心直為古詩傳神

札察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
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吳旦生曰札音截漢書谷子雲筆札棲君卿唇舌陸
雲卿詩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慙溫麗子雲

慚筆札察敕列切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漢志樂歌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被緣

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

解注云著

昌慮切

充之以絮也緣以絹飾邊也長相思謂

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

吳旦生曰四邊緣飾而被之心有象水池海錄碎事
所謂因其形如池沼四周以名之也故左太冲詩衣
被皆重池即今被頭別施帛爲綠呼爲被池而宋子
京云春寒到被池也按禮記魚躍拂池注以銅爲魚
縣於池下疏叅漢之制度而知也正俗云以卧毡著
裏施綠者呼爲池毡李太白詩綠池障泥錦裝潢家
以卷縫罅處爲玉池

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

校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於項下如盤
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余謂此
即所云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也唐莊宗命蜀匠
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長跪

玉壺清話曰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
不跪普不能對王貽孫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
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

建章勃海國記備言之

吳旦生曰吳越春秋女子知伍胥非常人長跪以餐
與之戰國策蘓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
謝漢書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隋志皇帝冊后
后先拜後起亦可證唐以前婦人皆跪矣蓋古者男
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然所謂尚右手者
言歛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
膝作跪也男子之尚左亦然古之婦人以肅拜爲正

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擡於至反即今之揖儀禮

鄉飲酒賓客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字林云擡舉首下手也項氏云古之拜

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乃謂自唐武后始尊婦人不令拜伏亦悞矣南北史有樂府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

北史周宣帝始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
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則知前此婦人本不作男子
拜矣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
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蓋宮掖中女
子作男兒之跪拜所以志異也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
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
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

褻拜九肅拜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褻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

方言東齊海岱之間長跪謂之張發

音務

金錯刀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更造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其環
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又造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吳旦生曰繼古纂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
一也漢食貨志王莽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此錢也續
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
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韓退之詩聞道
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梅聖俞詩爾持金錯刀不入鵝

眼貫則指為錢矣孟浩然詩美人聘金錯纖手贈紅
鱗錢昭度詩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則
指為刀矣余按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
金錯詞人引用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即杜詩觀
之稷拂子詩熒熒金錯刀乃刀也對雪詩金錯囊徒
罄乃錢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則又以黃金而
錯鏤於旌竿上矣

席上腐談云古之錯即今之磋也
磋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

讀錯作入聲
其實一也

青玉案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謂玉案器之貴重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觀此則案指器而

言蓋案字即古盃字說文甃小盃也烏管切徐鉉曰

今俗別作椀非是然則平子亦謂青玉盃耳

俗謂傳椀曰案

酒亦此義如漢高帝至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又

許后五日一朝太后親奉案上食又孟光為鴻具食

舉案齊眉凡此皆盜也不則何能持舉耶

困學紀聞云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
玉盤本於朱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
壘

歷代詩話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二十九

歸安吳景旭撰

戊集上之下

漢魏六朝

西北有浮雲

皎然曰魏文帝有吞東南之意軍至揚子江口見洪濤
洶湧歎曰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遂賦詩而還檢魏

文集且無此詩不知史臣憑何編錄

吳旦生曰鍾仲偉言西北有浮雲十餘首美瞻可翫
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王弇州亦
稱子桓西北有浮雲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
在下風余考當時伐吳實至廣陵未至吳會安知詩
中行行吳會之語非別有為而作耶然則詩非魏文
不能作而遽引為軍至江口賦詩而還者史氏之妄
也

困學紀聞云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

三良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吳旦生曰子車氏之三子曰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

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國人哀之賦黃鳥焉
選注植被文帝責黜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皎然
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蓋以陳王徙國任城被
責以後常有憂生之慮故其詞婉婉存幾諫也

王仲宣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
得不相隨陶淵明詩厚恩顧難忘君命安可違此即
子建所謂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也東坡過穆公
墓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

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子由和詩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坡謂三子自欲從死似非惴惴臨穴之旨故子由為此以矯正之耳坡後和陶詩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蓋責康公不能如魏顆不用亂命以陷父不義也此晚年識定之語

繫

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員闕出浮雲承露檠泰清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檠平斗斛器言露盤高擎其
狀似之選詩句圖云檠與扠同古字通廣雅云扠摩
也李善注檠音屹蓋古音有此讀不可不知也

都蔗

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
必滅

吳旦生曰馮衍杖銘云都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悅

已猶不可相與子建同義張景陽都蔗賦云挫斯蔗而療渴若漱醴而含蜜宋玉招魂有柘漿些王逸注取諸蔗之汁為漿飲也相如賦諸柘巴苴注言甘柘也則甘蔗謂之都蔗又謂之諸蔗一作諸集韻南方有𦵏𦵏林

本草甘蔗有三種赤色者曰崑崙蔗白色者竹蔗亦名蠟蔗小而燥者曰荻蔗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从庶何也曰凡草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蔗出

也故从庶

如雨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吳旦生曰一居濟岱一客江行而此一別如雨既下
不復還雲中也顏延之和謝監詩朋好雨雲乖正用
此意謂雨離雲不復合耳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烟霏
雨散蔡邕表志云灰滅雨絕子建文帝誄云雲往雨
絕張載詩雲乖雨散江文通雜體詩雨絕無還雲傳

玄辭忽如雨絕雲郭璞詩一乖雨絕天老杜詩別離
同雨散

灞陵

皎然曰仲宣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
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此事在耳目故傷
見乎詞及至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思慕則已極覽
詞則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古今作者味之無厭

末句因悟彼泉下人蓋以逝者不返吾將何親故有傷
心肝之歎沈約云不傍經史直率胸臆吾許其知詩也
吳旦生曰灞陵文帝所葬處故接以泉下人其云悟
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陶淵明詩感彼柏下人安得
不爲歡正同意也今本作下泉人遂謂下泉曹風詩
篇其詩有念彼周京之句正是望長安而有感其說
反覺支離

楊升菴云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

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總不若仲宣灞陵二句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余觀宋武帝將北伐登城屬咏謝晦誦灞陵四句流涕因之輟駕苟非感諷良深又安能移人至此哉

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鍾嶸論淵明乃出於應璩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奐多違法

度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
脫畧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
哉

吳旦生曰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凡五篇

韻語陽秋云郭

所載五篇首篇言馬子候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
將雛二篇傷賢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
德可以調具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
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
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
悅懼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

唐

藝文志璩有百一詩八卷李充翰林論璩作五言詩

百數十篇孫盛晉陽秋璩作詩百三十篇蓋鍾常侍
在梁時或見其全詩而格調旨趣陶若近之故有此
語而石林去古愈遠僅據文選之一篇遂可輕議古
人耶按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
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七志云以百言為
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何遜有擬百一體其詩一百
十字今郭所載五篇刊在古詩紀中不過四十字何
曾論字數乎

歷代詩話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三十

歸安吳景旭撰

戊集中之上

漢魏六朝

襍

程曉嘲熱客詩今世襍子觸熱到人家

吳旦生曰玉篇廣韻不載二字藝文類聚作襍襍集

韻襜音索襪音戴炙輶子云襜襪笠子也馮元成云
涼笠也以竹為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遮日今暑中
謁客稱襜襪其不曉事者亦稱襜襪名義考云二字
从衣何以云不曉事蓋炎暑戴笠見人必不曉事者
也黃山谷次韻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淒適堪今時
襜襪子陸放翁夏日詩孤舟正作筇簷夢九陌難隨
襜襪忙金人王子端夏日詩且喜過門無襜襪却憐
浣壁有寧馨史舜元詩壯歲羞為襜襪子即今却羨

嘯嘯翁

幽憤

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以此二句蓋志鍾會之事野客叢書云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

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
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
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
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
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証康義不
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
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引
証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孫

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
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云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石林詩話又言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婿審如此
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

秀才入軍

韻語陽秋曰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
兄秀才公穆入軍而張銑謂康之從弟不知其名考五
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

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吳旦生曰劉義慶集林嵇熹字公穆舉秀才晉百官
名云嵇熹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蓋名氏鑿鑿
非不知名之謂至於詩中稱謂古人多不可拘如五
詩中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詩願言
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友詩願言懷所欣則
以所欣為友此亦何常之有況楚辭樂府往往以佳
人比君王何獨不見入兄弟用耶又如康幽憤詩母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按姐音租孀
姐女態也字本作孀省作姐說文孀嬌也選注姐嬌
也設使不通其義將以肆姐為姊妹之姊非對母兄
而言耶

趙李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楊升菴曰顏
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
不必求其誰何也按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

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
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
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
此人乎

吳旦生曰據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
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諸舅夙夜
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永等因天變切諫胡元瑞
云按永傳謂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

十倍於前蓋絕無小臣二語則小臣從上為句而趙
李以下正指趙飛燕李平矣王弼州云趙飛燕李平
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好游從余意趙李亦
如太冲詠史所引金張許史之謂觀相字自是兩人
氏姓駱賓王詩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則兩人明矣
咸陽游俠或有其人安知非朱家郭解者流有以動
嗣宗興歎耶

吹臺

阮嗣宗詠懷詩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
梁王安在哉

吳旦生曰楊升菴謂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
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
余按水經注陳留縣有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
王增築即嗣宗所謂吹臺文昌雜錄云東京天清寺
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
為繁臺青箱雜記云梁高祖常閱武於此改為講武

臺此則吹臺之始末也至於平臺者按漢書晉灼注云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注云睢陽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宋書謝靈運傳所云綴平臺之遺響也今觀統志云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蓋謝居江左安得云於此賦雪升菴以平臺即吹臺未必然也漢梁孝王傳云王以功親為大國大治宮室園苑則所築亦非一處耳

妖女

阮嗣宗詩昔余遊大梁登於黃華顛應龍沈冀州妖
女不得眠

吳旦生曰魏明帝寵毛氏而黜虞妃其後郭夫人有
寵毛后賜死元人傳奇有跳槽之語為此也故嗣宗
以妖女刺之按趙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
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兆於
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衡應
問曰女魃北而應龍翔

懸輿

張茂先答何敬祖詩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

吳旦生曰茂先為太子少傅敬祖為太子太師本自同寮故有並歸之想按薛廣德傳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廣德懸其車以傳子孫師古注云懸其所賜安車示榮幸也致政懸車此亦古法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蔡伯喈碑云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李文饒一品集云所冀中衢擊

壤獲比於堯翁舊里懸車不慙於漢相

玄景

升菴均藻曰文選傅玄詩玄景隨形運庾闡詩玄景如
映壁繁星如散錦又清響呼不至玄景招不來皆以月
為玄景

吳旦生曰傅玄詩不可泛指為月也文選傅詩李善
注玄鴈故云玄影五臣注景鴈影也映於月光而色
玄也余考之古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之法測

土深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
景長多寒項羽贊羸糧景從董仲舒傳景嚮之應形
聲屈原九章入景嚮之無應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多
為影字說文按影者光景之類也合通用景非毛髮
藻飾之事不當从彡

二離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輝

吳旦生曰或以二離指日月而言余按孔演圖云鳳

火精也漢書長離前揆光曜張衡賦前長離使拂羽
司馬相如賦前長離而後喬皇文心雕龍光若長離
之振翼諸注皆云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婉婉長
離凌江而翔此指鳳也比陸也何劭王濟皆侍中故
稱二人為二離况以二離對雙鸞則指鳥族為是

夢溪筆談云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惟朱雀
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
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

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
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天文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
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
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
皆火類也王奕云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
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
鳳謂之鸛紫鳳謂之鷩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赤
者故南方取象焉據此則鶉直是鳳而四方取象四

獸皆蟲之長也丹鶉微族何足比象而愈知離之為
鳳稱矣

金虎

陸士衡詩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焦氏筆乘曰火辰心星
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
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兵亂

吳旦生曰弱侯箋金虎本於甘石星經故自鑿鑿老
君所謂太白入昴兵其亂也何敬祖詩望舒離金虎

五臣注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其說正同若張平子東京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為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宜升菴譏其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也按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

褰

陸士衡擬古詩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吳旦生曰註褰引也欲隨風寄音信乃為褰引而反

與雲俱歸故難寄也一云褰絕也謂驚風之來絕其
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也余意臨風源想便有褰
裳濡足之意若欲憑之以通往來而不意歸雲飄忽
難以寄音也下句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義理俱
從褰字會出

舒翮遵渚

陸士衡別士龍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吳旦生曰選注舒翮謂鵠也遵渚謂鴻也蘓武詩黃

鵲一遠別毛詩鴻飛遵渚一自謂一謂士龍也余以
上文南歸北邁永安承明俱已分指而此復分到底
便少味二句皆應士衡自謂其意以感斯別處比鵲
之舒翮而更慘思到歸時比鴻之遵渚而更樂也從
別豫想其歸忽慘忽樂益見情深

石龜

陸機詩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吳旦生曰述異記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般

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

未垂

潘岳懷縣詩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未垂

吳旦生曰五臣注未垂謂六月將盡時也按崔駰臨洛觀賦云迎夏之首未春之垂言未垂是謂春盡也

詠史

左太冲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
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

來非一朝

吳旦生曰注謂澗松喻英俊山苗喻世胄松本高以
在澗而卑苗本卑以在山而高此徑寸之莖反蔭百
尺之條地勢使然也白樂天續古篇云雨露長纖草
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推為薪風摧此何意
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全用左
詩去之遠矣

王弼州云以波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
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

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
出世語每諷太冲詩便飄飄欲仙

繞指柔

劉司空贈盧中郎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野客叢書曰文選載贈答詩二首重贈盧一首而劉文集中載往返四首有盧答詩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

吳旦生曰五臣注但言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然未知其為何物余觀古今注吳大帝有三寶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又按平望湖屬興化嘗於湖中得一劍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卽繞指柔也

韻語陽秋云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卽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駕故琨答諶詩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欲

以激譴而救其急而譴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譴始上表以雪其冤亦何補耶

三孽

劉越石答盧譴詩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冤魂

吳旦生曰琨父母並為令狐泥所害譴父母悉為劉粲所害故云偕覆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也一云漢書孺子為孽是指琨之兄子余按琨遣兄子演領充

州不守兄少子及演妻皆爲所執所云長慙舊孤乃
指此也三孽自謂三劉

名字互用

西清詩話曰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
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
語若非前後相應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

吳旦生曰文心雕龍宣尼二語即對句之駢枝也韻
語陽秋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二語恐不足爲後人

法也余以此非通人之見惟升菴爲善論其謂史記
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句長卿故倦遊以人姓
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可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
文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
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
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田子藝云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即蓮
也殿即閣也此上下互句法

牝牡

殷仲文詩興籟警幽律哀壑扣虛牝

吳旦生曰家語子夏引山書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溪谷為牝宛委餘編云虛牝壑中之窟穴也仲文用此韓愈贈崔立之詩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云牝溪谷也又本仲文用之按說文長箋云牝畜母也易曰畜牝牛吉書牝雞毋晨之類

是也壯畜父也當从牛从士與壯壻同義此本訓也
然古人借二字稱謂遑遑中雋如老子玄牝玄天也
牝地也玄在人為鼻牝在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
鼻入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養也海錄碎事云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注
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酉陽雜俎云鍊銅時有
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說文牡曰棠牝曰杜
杜棠牝牡與楊柳同義猶言陰陽也一品集云平泉

庄有東陽之牡桂刑法志注云牡荊荊之無子者齊
民要術云牡麻有花無實字學集要云蔚牡蒿周禮
蠋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殺之說文箱大車牝服也
此牝字韻譜作牡通借篋之稱夢溪筆談云牙璋以
起軍旅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
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其牡
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闕仗箭熙寧中罷之西方梵篆
一用牝書一用牡書詢葛錄云結屋枋湊合處必有

牝牡筍穴俗呼為公牡筍漢書成帝時長安章城門
門牡自亡京房曰闕動牡飛臣下為非師古曰牡所
以下閘者字學集要云捷即戶牡兩端入牝孔所以
止門者牝只是木孔承奠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據門
開門閉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鑰也

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鑲管便是牝鑲鬚也鑲

鑄

流黃素

吳旦生曰楊雄蜀都賦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左思蜀都賦黃潤比筒簾金所過注云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贏之金潛夫論筒中女布韓翃詩客衣筒布潤梁書蕭恢為郢州刺史有進筒中布者以奇貨命焚之東觀記云廉范至蜀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不受留青日札云筒布即今細布飛花布之類

環濟要略云間色有五紺紅紫縹流黃也楊升菴云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余觀相逢行云中婦織流黃流黃謂絹也蓋機中所織黃黑之間色也顧野王陽春歌云蒯門寒未歇為斷流黃機沈佺期古意云總為含愁獨不見恣教明月照流黃洪武初張來儀寄衣曲云家機織得流黃素首尾量來寬尺度

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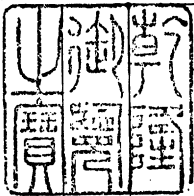
東觀餘論曰蕪氏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

公復傳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家得唐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

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蘓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於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卷首云

吳旦生曰文心雕龍謂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傳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故皮襲美云傳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則知蘓氏之前回文已出矣按蘓氏織錦縱廣八寸許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

唐有璇璣圖記起宗道人分為七圖得三四五六七
言者總計三千七百三十四首黃山谷詩云於詩織
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蘓蕙子只無
悔過竇連波竇滔字連波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恒
美連波之悔過



歷代詩話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三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煥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檀宗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三十一

歸安吳景旭撰

戊集中之下

漢魏六朝

泉明

詩話類編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

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云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爲相合矣所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吳旦生曰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海錄碎事云齷齪東籬下泉明不足羣淵明一字泉明野客叢書謂非一字泉明也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

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也顏氏家訓云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爲泉字龍淵爲龍泉晉書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北齊趙文淵爲趙文深余觀耿諱詩何事學泉明李白詩酣歌一夜送泉明韓翃詩聞道泉明居止近藍輿相訪會淹留皆爲此也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王伯厚云唐人改淵爲泉

古文苑又
誤爲淵

屈子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朱

晦翁云泉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

按南史陶潛或云字深明

榮木

陶詩采采榮木結根於茲

吳旦生曰爾雅榮桐木埤雅云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說文桐榮也長箋云桐榮且訓後人溷榮作榮華之榮而本訓晦矣方書桐有各種故从同青桐白桐梧桐又有東桐華名而滇南之桐又非前諸類實大而隳其仁幾與松子相奪余

按青桐卽梧桐也。橐鄂皆五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賈思勰云實而皮青者曰梧桐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蓋白桐無子材中琴瑟。

命子

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

吳旦生曰長沙公侃懋功晉室廼其曾祖按侃女適孟嘉嘉之第四女適潛之父是生潛其父亦有隱操故詩云爾惜軼名

命子又云天集有漢眷於愍侯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祖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按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自青後未有顯者故詩又云時有語默運同隆
容也

狗吠雞鳴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言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

趣如日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
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
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吳旦生曰捫虱新語稱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
巔當與幽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辭已云雞鳴高
樹巔狗吠深宮中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
巔皇甫百泉云犬吠不如雞鳴詩云無使瓦也吠後
之作者如犬吠松間月又犬吠水聲中仙家犬吠
白雲間犬吠溪足寄興而松月水
雲遂成雅致此詩人善於形容也

五日

老學庵筆記曰淵明游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蘓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

吳旦生曰遊斜川詩開歲倏五日今行本作五十蓋叔黨爲行本所悞而不深考放翁又從而記之益悞矣然觀放翁正月五日出遊詩云未爲遼海千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則又不悞者考作詩時行年八十

蓋老而更覈耶嬾真子云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
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遊斜川詩或云辛丑歲
則方三十七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
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叙所謂正月
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
日宜以為正卽康節手寫靖節詩直作五日余考遊
斜川記首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又
王質作年譜云隆安五年辛丑年三十七正月有遊

斜川詩據此則五日是

馬隊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引靖節本傳云江州刺史檀韶

苦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

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云耳輟耕

錄載王質所著栗里譜云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

召至都為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

在城北講禮雙言書故示以詩余按靖節續之與劉遺
民號潯陽三隱觀所示詩大都皆招隱之辭知其契分
深矣末引箕頰之事未嘗有意識其通隱也

失妾

怨詩楚調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吳旦生曰靖節年二十失妾此詩所由作也然所謂
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乃翟氏妾當是翟湯家湯莊矯
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靖節生於潯陽柴桑而翟亦

家柴桑梁昭明作靖節傳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
與其同志

少長

與殷晉安別云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

吳旦生曰舊本作遊好非少長一遇定殷勤蓋其意
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
耳此語最妙今本改少作久改定作盡則長字作平
音便無意味

柴桑令

紹陶錄曰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遷居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皆不可知

吳旦生曰白樂天詩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即

便回注柴桑令指劉遺民也碧湖雜記云劉名程之
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侯鯖錄云近見士
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
也據此則遺民實宰此縣無疑

按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云柴桑
近栗里陶潛此中人

晶晶

夜行塗中詩昭昭天宇濶晶晶川上平

吳旦生曰翰注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善注通白曰
晶說文晶顯也从三白讀若皎烏皎切長箋云杜甫
詩晶晶行雲浮日光全句可訓晶字矣洪武初高季
迪詩日光晶晶濃熏草又出於杜

榮公

詩眼曰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
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予謂之曰榮啟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若常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吳旦生曰列子載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

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余喜范元實之論陶可謂善於言詩但深悲二字恐失榮公本意特錄列子以著其深樂非深悲也

列子林注云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文選劉履補注
謂裘敝而以繩索連結也又淮南子榮啟期衣若懸
裳

知道

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笈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
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蓋締章繪句
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

蹈其軌轍也

吳旦生曰按坡語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
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作
望南山便覺神氣索然又云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
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
此生耶又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寶不過軀軀化
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余服膺斯語
大書屏右以為非淵明不能為知道語非東坡不能

知知道語涪翁所云彭澤千載子瞻百世蓋不虛也
後見南濠詩話謂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
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
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
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
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
此使人懼觀是數詩淵明真有得於道者深雪偶談
云范石湖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閒看七

十年可謂砥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為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亦不之信也

田子春

擬古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

吳旦生曰舊注田疇字子春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漢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遣疇奔問行在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而去遂入徐無山中然觀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

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
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
秋田生字子春

黃子廉

咏貧士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
略難儔

吳旦生曰風俗通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故淵明以清貧許之按吳志黃蓋乃南陽太守黃子

廉之後

山海經

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曾絃曰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相應二老堂詩話曰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此篇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靖節詩曰當專咏精衛不應旁及他物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曾絃言未

可憑矣

吳旦生曰按山海經竒肱之國刑天與帝至此爭神
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
干戚以舞又考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
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
干戚而舞不止此與山海經所載同則五字特點畫
之謠耳其餘十三首中紕繆類多如此獨姚令威箋
釋為確悉錄於後

西溪叢語曰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屬主五殘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

尾火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
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為宮亦有離宮別窟
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
賓於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又天子升於崦嵫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弇山即弇磁山
也第三篇云迢遞槐江顙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
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
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

其陰多采黃金銀惟帝之平園郭璞注云即縣園也

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

湔水其清洛洛

湔音迷

穆天子傳天子銘跡于玄圃之

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

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崑山

音密

山

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

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

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
所出以灌丹水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
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
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
鳥居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竹書云
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拒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
母梯航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
言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臯上杳然望

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
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
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
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
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
寶爰得王母心謹未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栢
葉皆為珠其樹若棼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賁隅東

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
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
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
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椒蘭味過

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悲徧
土氣和亡扎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瀆周穆王北
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
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
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
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
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
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暘谷郭璞云隅

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
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鳥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設是炎帝之少女
名曰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
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
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
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鵠違帝旨冥窵強能

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邑
劇鵠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
是爲欽鵠殺葆江於崑崙之陽葆江即祖江也帝乃
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岸鵠音下邳之邳瑤音遙曰巨猾肆威暴
者謂欽鵠殺祖江二負臣殺寧窳也猾作危字非是
欽鵠化爲大鵠亦爲鵠鳥鵠音諤鵠音俊或云鵠鵠字非也
窳窳者蛇身人面爲二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窳
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窳窳變爲龍首居弱

水中食人

冥竊音
北俞

第十二篇云鵠鵠見城邑其國有放

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
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拒山西臨黃北望諸毗
東望長石有鳥焉其狀如鵠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
曰鵠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
謂屈原也青丘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鵠鵠或為鵠鵠
或為鳴鵠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慎
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薑公乃

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
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於羽山流共工於
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
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
朱髯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
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為人
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父薑公未詳

餘冬序錄曰按仲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呂氏春

秋云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何以教寡人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居三年復召而反之公病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輩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靖節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

挽歌

漁隱叢話曰淵明擬挽歌辭三章秦太虛效之予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有不同耳

吳旦生曰祁寬謂挽歌出於屬纊之際古聖賢惟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箦之言趙泉山謂挽辭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為將逝之夕作余觀挽辭云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可見此形之非我也故神釋形影詩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蓋寶其神為我有則天地
可並此豈枯形之為我哉東坡和陶影答形云君如
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去我不滅影因
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也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
田橫之客

歷代詩話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三十二

歸安吳景旭撰

戊集下之上

漢魏六朝

一麾

顏延之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吳旦生曰山濤啟事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潘子真詩話亦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野客叢書云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舊注但云延年踈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

夢溪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悞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悞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緇素雜記曰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詩使麾領得印垂腰又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也野客叢書曰唐人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為露圭角似失本意張說詩湘濱擁出麾此亦何害筆談謂守郡為建麾自牧之始按

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悞則可謂建麾之悞則不可若雜記徒妄說耳牧之正悞以為旌麾之麾景文之悞亦然乃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耶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

埋照

顏延之詠阮步兵云沈醉似埋照

吳旦生曰杜詩遂令阮籍輩熟醉為身謀許彥周稱其善看史書鍾伯敬謂晉文王目步兵為慎已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實被阮公瞞過其作用在此五字余考宋書言延之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出為永嘉守甚怨憤故於沈醉處形容入微其謂阮埋照正為顏寫照洵五君詠多自寓也

王弼州云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鸞翮有時鍛龍

性誰能馴以比已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
晏以解已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
已之濡滯也

千翼

顏延之詩千翼泛飛浮註云翼舟也兵法有大翼中翼
小翼之名

吳旦生曰越絕書閭閻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
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

翼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云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蓋戰船也而詩家泛以舟用之如張景陽七命云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

詩禍

吟牕雜錄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坐是詩

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此語有客以請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其畧云池塘者泉水渚漑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幽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是候變也

吳旦生曰謝氏家錄言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以此韻

事譜此韻語可令千載遙溯權文公謂其託諷深重
為廣州禡張本此等附會惡劣勝致頓削余所恨恨
而荆公天資峻刻取為美談乃東坡詩案禍所由階
王百祿所謂此安石鵲鷄獄也

謂相牽
引以入

碧溪詩話以園林變鳴禽不若前句以此知全實不
易得余竊以上句生字嫌其未亮下句變字筆底有
造化遷移最為神活石林詩話作變夏禽失其旨矣
皎然詩式云客有問予謝公二句優劣奚若予謂如

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
雖並取興各別古今詩中或一句見意或多句顯情
王昌齡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謂一句見意為上此
殊不爾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
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突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却
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
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
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

子孫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其有二義一情一事
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
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
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
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如澹而無味常手覽之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捫虱新語云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
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

勝似菊花

牽絲

謝康樂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謂牽朱絲初仕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去官也

吳旦生曰按應休璉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則李善之言可信文苑英華康子元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荆之任觀此則五臣所釋王言如絲復成何語

鳴箴蘭卮

謝靈運送孔令詩鳴箴戾朱宮蘭卮獻時哲

吳旦生曰劉履補注云箴蘆也以蘆為首竹為管似
箴策但無竅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箴
發吹大箴箴即箴也余觀陸士衡詩鳴箴泛蘭汜海
錄碎事云箴謂笛也恐非國秀集沈宇詩羌笛胡箴
淚滿衣若箴即是笛則沈不當並舉此其謬立見矣
漢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師古謂百末百草

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
灼謂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良注謂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龍城錄云
魏證能治酒有名曰醪醑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
十年其味不敗太宗賜詩稱醪醑勝蘭生翠濤過玉
薤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送孔令

卿瑯漫抄曰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

雪淒淒陽升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
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
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吳旦生曰臨川詩良辰感聖心豫章詩聖心眷嘉節
時宋公將踐阼故多尊稱之而孔令且辭事東歸焉
臨川詩末之傷薄劣豫章詩末之嘆飛蓬亦自微婉
孫光庭云豫章送孔令詩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延濟注霜降膠漆堅可以為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按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注謂膠漆之作停也宣
遠亦用此意言歲時晏授寒衣俾百工人民安可以
謀譙飲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為美言霜降膠漆堅
可為器物則興工勞苦何歡譙之有且時方寒凜非
用膠漆之日

延州楚老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吳旦生曰焦氏筆乘謂以後二句足前二句也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談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題兼暖腹誰欲致盃罍晴詩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

術

謝康樂詩天路非術阡

吳旦生曰選注術阡道路也言若登天無道路可測度也余按廣雅云畛涂阡陌術亦道路別名也呂氏春秋云孟春審端徑術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也謝康樂羅浮山賦洞穴之竇衢海靈之雲術王子安七夕賦躍麟軒於霧術褰旃羽於星橋左太冲詠史詩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劉義恭詩飛流界桂道

深林冒蘭術

說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朮則知術字中當作朮字今俗文作木字非是

示兒編云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
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
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
惑故磎注曰術磎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
曰卿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途之大者謂之道

小者謂之術信乎莊周以湖江對道術而言則直指
為道路無疑矣杜甫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
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遲客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云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
吳旦生曰古音云遲音滯待也欲速而以彼為緩曰
遲使彼徐行以待亦曰遲易曰遲歸有時荀子遲彼
止而待我漢高紀遲明圍宛城三匝又遲旦注旦遲

於事故曰遲旦公孫弘傳臣竊遲之光武詔曰思遲
直士側席異聞趙壹報皇甫規書曰實望仁兄昭其
懸遲謝安與支遁書思君日積計辰傾遲庾杲之與
劉虬書勝槩冥通諒有風期之遲今俗亦有遲滯之
言而字別作滯云

雲錦

韻語陽秋曰文選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
運詩有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

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吳旦生曰酈道元所謂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擣菰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正與此同意然此詩乃江文通所擬非康樂作也洵音蕪說文水相入也廣韻水曲詩詁水內曰洵字學水北曰洵

奔崩

謝康樂七里瀨詩徒旅苦奔峭

吳旦生曰古奔與崩通用故奔峭注謂崩落按鮑昭詩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崩波即奔波也杜甫詩楓枯隱奔峭注奔謂奔流峭謂峭峰

尚子

謝康樂初去郡詩畢娶類尚子

吳旦生曰稽康高士傳尚長字子平為子嫁娶畢勅

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范曄後漢書尚作向余觀
從來稱引或作尚平或作向平豈各據所出訖無定
屬耶張伯起云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况其遺事哉

三殤

謝瞻遙和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

吳旦生曰禮有上中下三殤謂秦政兇暴戮及孥稚
也五臣注及劉履補注皆以泰山婦人所云吾舅死
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是謂三殤絕不思舅

與夫可謂殤乎

舊知明牧

謝瞻詩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

吳旦生曰文選詩題下注云王弘為撫軍將軍庾登之以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撫軍送至湓口瞻賦是詩蓋詩專為別庾西陽也舊知明牧俱當指庾而言李善注以舊知為庾明牧為王五臣注以明牧為王庾俱非

誕

謝瞻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脣

吳旦生曰生民之詩多用誕字後人遂以生辰為誕
辰此謝宣遠詩所自來也然生民篇上文明言載生
載育故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連下數誕字
未嘗訓為生育也呂氏讀詩紀云誕字疑但發語辭
似與誕先登於岸一例

如云誕生也按左思贈妹詩我我令妹應期誕生陸

機詩誕育洪曹纂成於魯左九嬪誅篤生公土誕膺
休禎則言誕復言生不幾重耶

如云誕大也玉篇天子生曰降誕謂天子所生之大
也按書多方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亦可云誕降耶大
誥云有大艱於西土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康誥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多方云有夏誕厥逸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則大與誕每連用之豈必以誕

訓大耶

如云誕乃也按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則乃誕並言何耶

如云誕欺也按荀子云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淮南說林云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蘓秦以百誕成一誠劉琨答盧謏書云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晉中興書孫承公少任誕不羈晉陽秋羅友誕肆非治民才宋符瑞志武帝少時誕節嗜酒據此鮮豈是美事而今之祝壽曰誕是直以放誕相詬厲耳

寒蜚

謝惠連擣衣詩烈烈寒蜚啼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引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蜚水鳥也此解悞按風土記螻蛄鳴於朝寒蜚鳴於夕楊升菴謂此蟬也而分二螻蛄朝蟬寒蜚夜蟬也方言

蟬楚謂之蜩

音調

宋衛之間謂之塘蜩

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塘

蜩陳鄭之間謂之娘音良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

間謂之蜺

齊人呼為巨蜺音技

其大者謂之蟒或謂之蝮馬

按

雅云蝻馬者蝻非別名

其小者謂之麥蛭

如蟬而小青也今關

西呼麥蛭音

有文者謂之蜻蜻

即蛭也爾雅云耳

其雌蜻謂

之尺

祖一反

大而黑者謂之蟻

音

黑而赤者謂之蜺

音

蜺

蝻謂之蠶

江東呼為蠶也

應謂之寒蛭寒蛭瘡蛭也

按爾雅以

蛭為寒蛭月令亦曰寒蛭鳴知寒蛭非瘡者也此諸

蛭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雅未可詳據也寒蛭蛭也似

小蛭而色青 余觀郭璞解云寒蛭蛭也亦可証然謂寒蛭

非瘡考之陸佃埤雅云寒蛭即今啞蟬啞蟬初瘡及

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

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蝟

串

謝惠連秋懷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吳旦生曰串讀為慣爾雅串習也向注串狎也言因歌咏成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桓子野對孝武請一吹笛人云臣有一奴善相便串梁簡文妾薄命云長嘯串翠眉徐興公謂美女嘯眉額痕成串也裴誠南歌子詞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

嘉月

惠連獻康樂詩漾舟陶嘉月

吳旦生曰注陶喜也按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
王逸注及吉時也梁昭明答湘東書云陶嘉月而嬉
遊藉芳草而眺矚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懽茲嘉月悅
此時良

宗衮

謝玄暉和王著作詩貼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吳旦生曰玄暉又詩英袞暢人謀泛言宰相耳此言
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李善注甚當而五臣荒陋
極矣容齋隨筆云謝安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
曰宗袞而李周翰注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
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
以宗袞為王導固可笑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
至以導為與玄同破苻堅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
書所謂小兒強解事

賈誼曰安有天下阽危若是注臨危曰阽音鹽

野客叢書曰取論語微管仲之義歎後語也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宋氏詔曰謝元勲叅微管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叅微管又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亦取微禹吾其魚之義余觀傅季友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黃山谷跋仁宗賜王太尉書云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陸放翁詩垂死功名亦未晚安知無人歎微管洪武初趙子

常詩向無微管歎孰憶到於今萬厯中張德馨過三
歸臺詩微管勛名賁草萊齊原東望起高臺

平楚

唐子西語錄曰謝玄暉詩寒城一以望平楚正蒼然平
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為
木叢便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吳旦生曰木之孑然特出者為楚從城而眺一槩如
平所謂望平地樹如薺也楊升菴云楚叢木也平楚

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行之也余謂此語殊妙若作平野有何意象張協詩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注亦云叢木也

澄江

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王弼州曰後人以澄靜復義欲改秋江予不敢以為然蓋江澄乃靜耳

吳旦生曰回首長安飛甍參差皆從澄字中看來一

篇着力此一字即題中還望京邑具有包蘊在改作
秋江奚啻萬里郭彥深云澄字調足而氣充秋字調
輕而氣薄平氣吟之澄字如權衡之不歆秋字如衡
之上指權之跳躍若改作春字如衡低而權下墜矣
明道雜志云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
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藝苑雌黃云
按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之語三山
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

治所作也

高卧

謝玄暉詩淮陽股肱郡高卧猶在茲

吳旦生曰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
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為我卧理之野客叢書云按漢
書文帝謂李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
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
吾股肱郡之說又按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

之說劉禹錫詩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玄暉詩也

龍山

鮑明遠詩寒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吳旦生曰大招云北有寒山連龍絕只王叔師注連

龍山名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連龍

陸昭

仲謂連龍當作燭龍悞

明遠稱為龍山此本晚唐李義山對雪

詩龍山萬里無多遠則明遠又為唐人借資矣



歷代詩話卷三十二